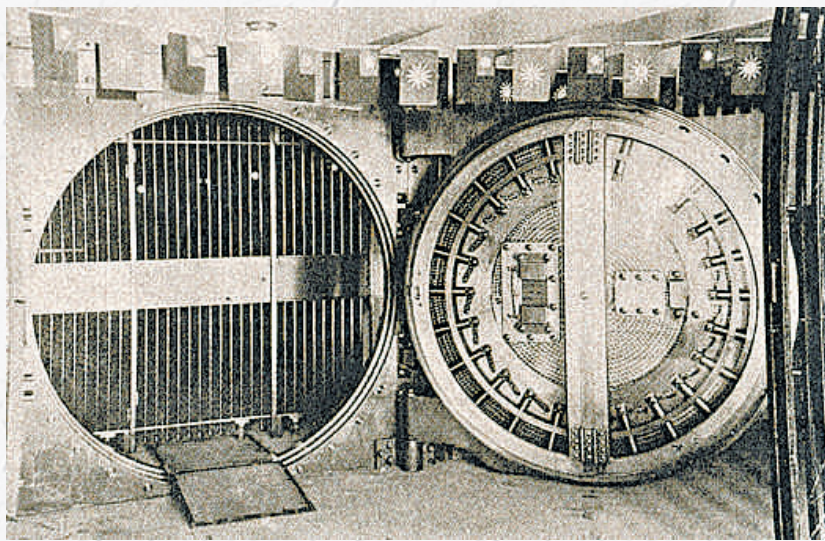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凭窗读史



民國廿八年攝於貴州安順

1939年,庄尚严一家在安顺,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。



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山洞秘库的库门。

放,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。

除了抢运国宝,国民政府也大力“抢救”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,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。被列入“抢救”名单的有大学校长、文化界人士、知名学者等,马衡也在其中。教育部派飞机前来接运,马衡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登机。

马衡迟迟不南下,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,并明确指示,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。如果实在带不走,也要选择一类文物,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。

徐森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。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里写道:“袁袞诸公妄以台湾为极乐园,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,牵率老夫留京十日,厮陪未议。期期以为不可,未见采纳。”虽然反对,但又无可奈何,于两难之间,徐森玉只得大胆“调包”,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,“以次充好”运往台湾。

而彼时,庄尚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,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。马衡从北平得知后,立即致信庄尚严,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。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,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。庄尚严身在南京,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底下,不得不听从命令。

马衡动了肝火,给庄尚严再去一信: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,就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。

1948年12月22日清晨,庄尚严随772箱文物登上“中鼎号”登陆舰,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,驶向台湾基隆港。

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,国宝启程前,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,只能拉着他的手千叮万嘱咐:“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。从今以后,我负责看管一半,你负责看管另一半。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。”庄尚严点头:“先生放心,人在文物在。”

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来,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,信上只有一句话:“此后故宫文物在台,兄须好自为之。”庄尚严见信,感慨万千。抵御外侮的年代,师生二人尚可一起谈诗、喝酒,日本早已投降,两人却无话可说。这成为他晚年“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”。

直到1949年1月28日,国民党政府先后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



1947年,抗战胜利后,故宫文物西迁三路人马齐聚重庆。

# 国宝南迁

——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(下)

有弃车逃命,果断发动列车,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。此后,那志良一行把文物安置在宝鸡,眼看局势日紧,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,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,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。

不料,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。

1943年6月8日,峨眉县一百姓家中失火。由于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,没过多久,周围一整片房子都烧了起来,火势向西门蔓延。而西门外,就是存放故宫文物的武庙。火势凶猛,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了。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,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统统拆掉,以阻挡火势蔓延。村民们都不愿意。那志良向大家承诺:“武庙里藏的都是故宫国宝,不能有任何闪失,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,故宫给大家赔偿!”

听到是故宫的国宝,驻守士兵和峨眉百姓一起动手,拆除了武庙周围的房屋。刚刚拆完,大火就冲出了西门。而此时,武庙周围已经拆出了一片“隔离带”,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安然无恙。

就这样,纷飞战火中,故宫文物舟车颠簸上万公里,辗转大半个中国,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轰炸、翻车、火灾等种种意外,堪称奇迹。马衡感慨,“像这一类奇迹,简直没有法子解释,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运了。”

### “做到一半的复员”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。10月10日,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,在故宫太和殿广场隆重举行。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,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。

身在重庆的马衡,开始积极张罗文物回归。他筹划将分藏四川巴县、乐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宫文物,尽快集中到重庆,然后按照先前的承诺,全部运回北平。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,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,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。

1947年5月31日,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,走水路东归南京。由于石鼓体大箱重,不便装箱,交通部派10辆汽车,装载石鼓等笨重文物共62箱,由陆路直接运往南京。那志良负责押运。

石鼓,是一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。每件高二尺、直径一尺多、



抗战期间,故宫文物在西迁途中。

### “文物前脚刚撤,炸弹后脚就到”

1937年8月13日,日寇进军上海,南京岌岌可危。

刚刚落户南京的国宝,不得不再次漂泊。南京朝天宫库房有1.9万余箱文物,数量庞大,一下子肯定运不完,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,水陆并进,分批迁入西南大后方。

8月14日,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箱,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。这批文物只有80箱,却是珍品中的珍品,里面有甲骨文、钟鼎、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、李唐《万壑松风图》等。

庄尚严再次临危受命,随同国宝踏上漫漫西迁路。在他身后,惨烈的战事已经拉开序幕。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,文物运到长江边时,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。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,故宫雇用的英国“太古轮”坚决不肯靠岸。紧急关头,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,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,立刻让开码头,让国宝先走。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,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。

7天之后,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,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。还来不及喘气,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。日军或许是得到了故宫文物存放的消息,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。图书馆被夷为平地,只剩下几根残柱。

幸运的是,轰炸前几天,马衡就已经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,调出10辆公交车,将文物转运到贵阳,辗转存入贵州安顺一个叫“华严洞”的天然山洞里。

华严洞,洞深壁厚,冬春干燥,是贮存文物的好地方。庄尚严和故宫同仁在洞里建起木制房屋,作为库房。此后五年,纵使外界炮火连天,安顺几次告急,故宫文物在这里也是安然无恙。

一次,马衡来华严洞视察,与学生兼属下庄尚严在战乱中相逢,分外高兴。一日酒后,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:“卅二年(1943年),鄯邑马衡偕伍龠甫自陪都来,整理故宫书画,与其事者,庄尚严、郑世文也”。

庄尚严则在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,一日酒后忽发逸兴,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,亟崖大书百余字,可作纪念。”

但“老头子”和庄尚严都没有想到,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饮喝酒。

1944年11月,“黔南事变”爆发,贵阳告急,存放在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险。庄尚严和故宫同仁连夜将文物转运至四川巴县,在飞仙岩临时仓库秘藏了一年多。

回过头来再说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,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,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,所有故宫文物,尽可能抢运到大后方。抢运分两路进行:一路走水路,在南京码头装箱,沿长江向上游行驶;一路走陆路,在浦口装火车,向西北北运。

走水路的一支,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近万箱文物。当时,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,城内异常混乱。大家不分昼夜地抢运,“在库房工作的,遇有警报来临,他们还可进入山洞去躲避,在码头上、车站上,装车船的人,便只有在水子下面,破屋檐下,躲避一时,警报过后,马上续装。”

近万箱文物先后于11月19日、12月3日,搭载英国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。许多押船的故宫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。由于没时间整理行李,大家都手忙脚乱。有人匆匆回家,看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,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,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,忍泪离开了家门。

目的地本来是汉口。然而,12月13日南京沦陷,武汉已经不安全,这批文物又不得继续向西再向西,于1938年5月22日抵达重庆,分藏安达森洋行、川康平民商业行等7个库房。

1939年春,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无差别轰炸,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全部轰炸。

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,他不但把自己库房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,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,还在日军轰炸时,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,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。瑞典是二战中立国,日军不敢贸然轰炸,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。

躲过重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后,这一批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。在紧急打包装箱过程中,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,坠入船底牺牲。

走陆路的一支,是西迁途中最惊险艰辛的一路,由那志良负责。

1937年11月,7000余箱文物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。出发没多久,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,幸亏司机没